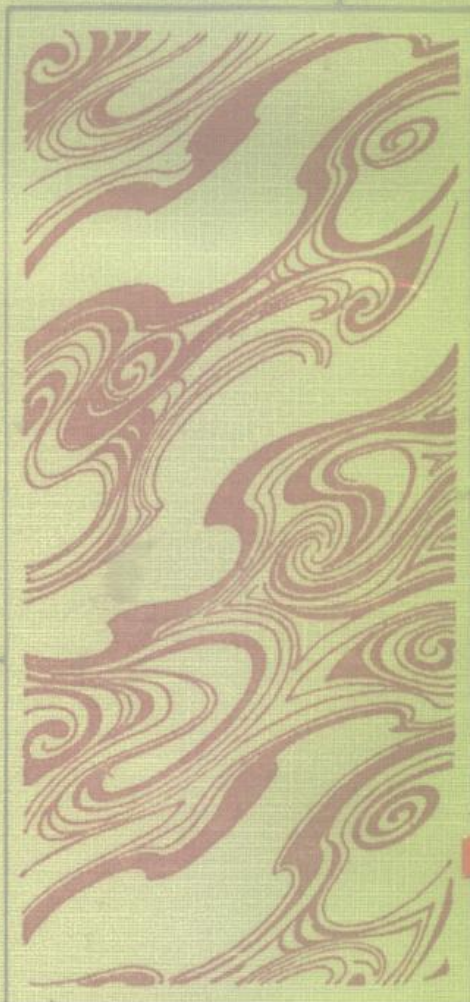


日本學者論
中國哲學史

辛冠潔 袁爾鉅
馬振鐸 徐遠和

編



中華書局



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

辛冠潔

衷爾鉅

編

馬振鐸

徐遠和

中華書局

17288A

責任編輯：王國軒

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

Ri ben xue zhe lun zhong guo zhe xue shi

辛冠潔 袁爾矩 編
馬振鐸 徐遠和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8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冠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1/32·18 7/8。印張 358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200冊

統一書號：2018·247 定價：3.75元

序

辛冠潔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漢唐時期的頻繁來往且不去說，單從明清之際以來，中日兩國彼此影響的廣泛深刻，在國際學術關係史上已是少有的了。朱子學、陽明學的研
究，一直是日本學術界的重要課題，而道召這位玄奘弟子所疏記的因明入證理論，在晚清時代
又從日本返播中國，使絕響五百載的玄奘因明學復蘇起來，此事一向是學術界膾炙人口的佳
話。歷史發展到近代，日本成爲中國輸入西方文化的一條重要渠道，更是衆所周知的事實。一
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中日兩國社會制度雖然不同，但
中日文化交流不但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更加發展了。尤其是近幾年來中日文化交流，適應新的
要求而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新時期。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派出中國哲學史代表團到日本進行學術考
察，這是中國哲學史界派往日本的第一個代表團。代表團得到了日本同行的熱情接待。溝通
情況，切磋學術，彼此都感到很有好處。人員的互相訪問是學術交流的重要途徑，然而它並不
能完全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這使我們想到有另闢交流渠道的必要。代表團馬振鐸同志提議

用互相編印出版科學研究論文的辦法，來補充人員交往的不足。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想法，我們料想到可能會碰到種種困難，但還是決定做一次嘗試。於是我們把這個想法向日本同行們提了出來。在東京，得到了朱子學和陽明學專家山井湧以及戶川芳郎、溝口雄三諸位先生的贊同，在京都和大阪，奈良得到了著名東方學家福永光司、上山春平、島田虔次和日原利國等先生的熱情支持。這使我們感到極爲高興。回國後我們馬上與中華書局商量，他們很願意承擔編輯出版的責任，並且決定出繁體字豎排本。醞釀已經成熟，我們便正式開始了文集的編輯出版的籌備工作。

代表團在日本訪問的時間很短，活動範圍只限於東京、京都、大阪、奈良地區，因而無幸會見廣被聲譽、深受中日學者尊重的岡田武彥、金谷治、荒木見悟、友枝龍太郎等諸位先生，而他們的意見對於文集能否編好，又極有關係，於是只好用通訊的辦法徵求他們的意見，並邀請撰寫稿件，他們也都欣然答應了。

撰稿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到七、八月份所有邀稿均已到齊。翻譯工作是由代表團的成員之一滕穎同志以及徐遠和同志主持的，中華全國日本哲學學會理事李金山同志等給了熱情的幫助，在不長的時間內，所有稿件均一一譯出。編輯加工基本上在譯文基礎上進行。編輯工作的原則是凡屬學術觀點問題，一概不做更動，文章風格一律保持原貌。我們所做的，大體只限於把文章輯集起來，但求每篇文字都能够文從字順，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對引文則盡量做些檢核校正，力求比較準確。文章排列按照類別和所涉及的時代爲次序。爲

保證譯文和編輯加工不致違背作者原意，我們曾把編譯定稿寄還作者，由他們做了認真的復校，至此，文集的編輯工作總算完成了。

二

從去日本訪問到編成這本文集，我們深深體會到日本同行在治學的態度以及學風方面很有一些寶貴的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我們感受最深的，概略說來，大致有如下幾點：

一、嚴謹的學風。重視史料的考訂和力求內容的翔實，是日本同行治學的一個很大的特點。爲了說明一個問題，常常是廣徵博行，力避單證孤引。收入本集的論文很少有使人感到證據不足或牽強附會的地方。作者總是力求把自己的論點置於堅實可靠的資料基礎上，而所引用的資料，大都注意到說明它的來源、出處，不含糊其詞，不掠人之美。闡發自己的觀點，總要說明它與所引用資料的關係——哪些是作爲論證與出發點的，哪些是有差異、區別的，哪些是自己發展了的。下論斷也十分審慎，特別是涉及自己比較生疏或尚無深入研究的領域，更是力避武斷。這決不是偶然的，廿篇文章大都保持這樣一種學風，這說明它是日本同行中佔主導地位的東西，我們認爲這是十分可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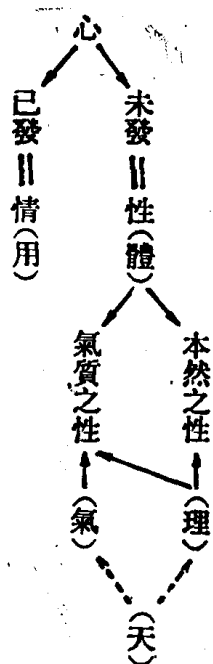
二、視野開闊。打開文集便會使我們感覺到它的體裁是極其多樣的。有概觀性的論述。如縱論中國哲學的課題及其意義，綜述評價中國古代的人類觀，探討中國式的思考（思維）結構及其形態。有專題研究。在這方面，有些文章涉及了一些中國學者一向很少甚至不曾注意或不

曾着重注意的問題。比如有的文章詳細論述和介紹了朝鮮的朱子學，引用大量的材料說明朝鮮朱子學某些方面的發展過程，把中國學者引入了一個陌生的領域，然後給你留下十分新鮮的印象。又比如有的文章綜合論述了緯書研究的歷史及其課題。緯書的研究是中國大陸上的一個冷門。唯其如此，這類內容的論文，不能不使中國學者感到新鮮。又比如有的論文專門考察了儒家的復仇觀，認為中華民族既有一種肯定現實的精神，又特別注意「令聞」，於是當自己受到屈辱時，若不施以等量的報復，就可能受到社會的責難，這已形成爲復仇的倫理，公羊傳對於這種倫理觀有明確的規定。這是中國學者很少研究的課題。又比如有的論文對「禮統」和「靈台」做了專門的探討，有的論文對於方術傳做了研究，等等，等等，往往都是中國學者特別是大陸學者較少注意的領域。上述這些領域的探討，從觀點上說，有許多是中國同行不能同意的。因爲有的離開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經濟條件，有的離開了當時的階級關係，因而不能揭明問題的本質，但是這種放寬眼量，多方搜求的精神，我們覺得是十分可貴，值得借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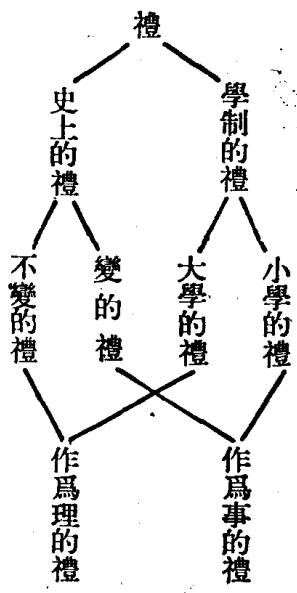
三、注重深度。廿篇論文中，不乏深思熟慮、見解精到之作。日本的朱子學、陽明學素稱發達，近來道教的研究也頗活躍。這在文集中是有較好反映的。

關於朱子學，有的論文指出「後儒以晦菴太極爲先於氣之一物」是一種誤解，說在朱熹那裏「理依賴氣，氣依賴理，實非二元」，這可以說是一種深入研究的結論。有的論文以爲儒家學說給予日本影響最大的是朱子學的人性論與禮論，這可能是中的之談。文章認爲朱子的人性論，是根據體用的邏輯，把心從「性」和「情」兩個側面來把握，又根據理氣說的觀點，把性分爲本然

之性和氣質之性來掌握，於是便構成了這樣的骨架：



朱子的禮論，分兩種觀點：一個是學制的觀點，它包含「事」的禮和「理」的禮，一個是歷史的觀點，也包含兩個內容：一是隨着朝代更替而變化的禮，一是貫串於歷史過程而不變的禮。其骨架是：



序
看法或有爭議，然而不能不說這種分析是深刻的。又比如有的文章指出，明代初期朱子學傾向於心學，「也可以說心學共居朱子學之中」，這種心學因素，從陳獻章開始脫離朱子學獨立發展，

王陽明集其大成，而曹端的心學導出了「經書是糟粕」的命題。這種觀點應該被看成是朱子學與陽明學研究深化的結果。

關於道教。有的論文注意到唐青溪道士孟安排的《道教義樞》，指出它倡導的以道教為主體的、包括儒釋的三教一致論，早於宗密所提的、以佛為主體的三教一致論，而《道教義樞》的無識有性論比佛教的無識有性論約早半個世紀，認為道教教義對佛教教義的發展有某些促進作用。這種探討標志着道教研究的深化。

以上所述不免於掛一漏萬，然而僅此數端已可證明說日本學者貴在深化實非溢美。

四、活潑新穎。在思想的構築和論述的方式方法上，那種千篇一律的俗套，在這本論文集裏是看不到的。所有廿篇論文，在我們讀來，大都是活潑的、新穎的。這不只是運思巧妙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對新成果的熱情追求。論文集不少文章使用了日本乃至中國的許多最新成果。在去年七月交稿的一篇論文中，居然包含着同年六月出版的《中國哲學研究》所載的材料。有的論文甚至不只一次地引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畢業論文提要》。它反映了日本學者對新鮮事物的可貴的敏銳性。這正是中國同行們所缺少的，所以很值得學習。

三

我們應該承認世界上各個民族國家的思維方式，都各有其不同的傳統和特點，而哲學這門

科學，一向就有黨派性，近代尤為明顯。由此，從哲學的觀點到研究的方法，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差異處處可見。具體說到中日兩國，民族傳統和社會制度的不同，就使得我們同大多數日本同行之間在哲學思想的路綫上往往存在很大差別。這種差別又必然導致一系列思想方法的不同。我們在日本訪問期間，特別在編輯這本論文集的過程中，就深深感到了這種差異和不同。在中國，大多數哲學工作者是把世界的一切大致歸為物質的與精神的這樣兩大系統的，而對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又大都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換句話說，就是認為一定的精神現象不過是一定的物質存在的反映。贊同中國哲學的這一基本觀點固然也有一些，但一般說來，在日本學者看來，哲學上的唯物唯心的分別是多餘的，與其如此，不如有什麼問題就說甚麼問題，也即就事論事來得直接。這種觀點在本文集的多數論文中都表現得清清楚楚。這種差異只不過反映了世界觀的不同，並沒有什麼奇怪。它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我們彼此之間交往的障礙。不同的觀點在彼此的交流中、比較中必將各自得到提高。在新的高度上，原來不同的，可能達到一致，原來相同的又可能發生變化。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對立統一。人類的認識正是通過這種同與異的對立統一，不斷向前發展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能夠也不應該迴避，相反的，應該正視它，分析它的存在。這才是科學的態度，因為不同而不屑於一顧的態度是不可取的。

打開這本文集，我們就會明顯的發現中日兩國的同行在上述哲學思想路綫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有的文章甚至使用着明確的語言毫不含糊地表明着這種不同，這不會引起我們的反感，

倒是會贏得我們的尊重，因為誰都知道一個有良心的學者總是要忠於自己的觀點的。不僅如此，正是這種不同的觀點，才能真正給我們提供借鑒，才能引導我們思索這種不同之所以產生的原因，從而吸取營養，找出理論思維教訓。這本文集的價值也表現在這裏。

四

做學問是很難做到、也沒有必要「爲賢者諱」的。在這本論文集中，有不少地方對日本和中國有些學者的觀點，提出了這樣那樣的批評。在這些批評中，我們有的是同意的，有的是缺乏研究難以斷定誰是誰非的，有的則是並不同意的。然而不論是那種情況都不是本文應該說甚麼話的。這些學術上的是非問題的辯論，應該在另外的適當的場合進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真理越辯越明，學術上的爭論，是學術發展動力之一。這是應該提倡的。

在這本論文集業經編定之際，我們看到了齊魯書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王元化同志選編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我們爲有這樣一個前例感到高興。各種專著，中外彼此翻譯出版的屢見不鮮，而專業性的專門問題的論文集的互相翻譯出版的情況尚不多見。因此我們想，如果大家都這樣做起來，把海外的一些學術成果介紹到大陸來，即便觀點不同，也有利於我們的百家爭鳴，有利於促進我國的學術繁榮。我們還進一步設想，如果海外的學術界，也像我們這樣，把新中國成立之後蓬勃展開起來的學術研究及所取得的新成果選擇一些，加以編輯出

版，對於彼此的交流，也許不無裨益。

在中國哲學史這一學科，有目的地編輯出版這樣的專題論文集，這還是第一次，限於水平與經驗，編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一定不少，我們衷心希望中日兩國的專家們、讀者們多加指正。

一九八四年三月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目錄

序	辛冠潔	(一)
中國哲學的課題及其意義	岡田武彥	(一)
中國古代人類觀的覺醒	金谷治	(二六)
空間・分類・範疇	山田慶兒	(四五)
復讐論	日原利國	(九五)
《禮記・曾子問篇》的老聃	楠山春樹	(一三三)
鄭衍的思想	金谷治	(一三八)
荀子論理學之本質	加地申行	(一五三)
《禮統》和東漢的靈臺	户川芳郎	(一七五)
方術傳的立傳及其性質	坂出祥伸	(二〇四)
緯書思想研究的歷史及其課題	安居香山	(三三一)
言盡意論與言不盡意論	蜂屋邦夫	(三四〇)
南北朝隋唐初道教教義學管窺	麥谷邦夫	(三六七)

朱子學之基本特性	友枝龍太郎	(三四)
朱子的人性論與禮論	上山春平	(三四〇)
陽明學評價的問題	荒木見悟	(三六五)
王陽明與王龍溪——主觀唯心論的高潮	島田虔次	(三八八)
經書和槽粕	山井湧	(四〇五)
論明末清初時期在思想史上演變的意義	溝口雄三	(四二七)
關於《朱子大全割疑》	三浦國雄	(四七五)
岡倉天心與道教	福永光司	(四九六)

中國哲學的課題及其意義

岡田武彥

〔作者介紹〕 岡田武彥教授，兵庫縣人，一九〇八年生。早年就學於九州大學，受楠本正繼教授指導，專攻宋明理學，獲文學博士。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二年供職於九州大學，并以客座教授身份應邀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學。退休後經常受邀參加海外國際性會議。

岡田武彥教授著述豐富，其代表著作有《江戸期之儒學》、《坐禪及靜坐》、《王陽明及明末儒學》、《中國及中國人》、《中國思想的理想及現實》，并編纂《陽明學大系》十二冊、《朱子學大系》十五冊、《近代漢籍叢刊》五十二冊，等等。

一

中國哲學的研究，自近年汲取了科學的、唯理的西學以來，變得愈來愈精密，結果連續地創造了劃時代的業績，因而這一學科的名著汗牛充棟，這已是衆所周知的了。但是，這一學科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同西方哲學正好相反。如果說，中國哲學被認為具有東方特點的話，那麼其研

究方法是否真是最有價值的呢？我覺得現在有必要進行一次探討。因為有人認爲它未必是十全十美的，而是功過各半的。日本江戸幕府末期探求精切的實學的朱子學者和陽明學者，在論述心性之學時就痛感到訓詁聞見、考索知解、議論辨斥、博學洽聞以及門戶之見等等種種弊端。如果考慮到下述三段文字，也就思過半矣。

學人徒然是非朱子之訓詁，而不知朱子之道義；徒然是非陸子之言語，而不知陸子之心術。（佐藤一齋：《言志晚錄》）

當今天下之儒，研究朱子學者，概而言之，已成訓詁聞見之學，毫無心得體會可言，落到悠悠泛泛、浮飄地單純記誦的地步。只學到書本上表面的東西，對存養一段工夫一點也沒起作用。（《陽明學大系》第十一卷《德川幕府末期維新朱子學者書簡集·池田草菴致楠本端山書簡》）

守傳注，爭訓詁，至死也不能出頭。（吉村秋陽：《讀我書樓遺稿附存·附語錄》）

隨着西歐式的科學研究方法的盛行，中國哲學，同傳統的東方研究方法即以體認爲宗旨的實踐性的研究方法一樣，也衰落了。結果，雖然優秀的學者輩出，可是優秀的思想家却寥寥無幾。這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此，現在對中國哲學首先給我們提供了甚麼課題，以及對它們在世界思想界佔甚麼地位、具有甚麼意義等問題加以審慎的考察，就至爲必要了。西學漸漸以來，西方哲學雖曾風靡東亞思想界，但時至今已漸趨終點，甚至連西學本身也已被認爲處於衰退期了。在這種狀況下，西方哲學家們却開始矚目於東方哲學，甚至出現積極地汲取東方

哲學的潮流。東方不是也有依據傳統哲學，趕超西方哲學，建立獨創性哲學的學者嗎？這大概是未來發展的前兆。我們希望今後這樣的哲學家輩出。中國哲學對世界思想界所作的貢獻，其中也就包含着創造新哲學這一層意義在內，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這裏對中國哲學給我們提供的課題中有任何與上述相一致的東西，我們都必須加以精審考慮。為滿足這一要求，探求其相應的基本資料，對於它的意義和價值加以再認識，就十分必要了。

二

在我個人看來，中國哲學給我們提供了下述三方面的課題。這三方面的課題，我想是沒有古今東西之別的。對於個人不用說了，即使對於民族和國家來說，它們也有着必須予以注意的原理，它們被認為是向世界人類提供創造新哲學和思想必要而不可或缺的資料。這三方面的課題就是：現實主義，超越主義和理想主義。它們具有的人生觀、社會觀和世界觀各不相同，現在我們想對它們的一些特點作一概述。

(一) 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是以人本來就是功利的這一功利人生觀為基礎的。雖說它是功利的，但若在這裏逕直下一個是非、善惡的道德判斷，其中就會包含喜生厭死的切實的生存本能那樣一種超越其判斷的東西，因此下這個判斷可以說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在以這一功利人生觀為基礎的現